

三教丛书

从血泪河到幸福泉

www.duxiu.com

广西人民出版社

从血泪河到幸福泉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375印张 32,000字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0册

书号3111·478 定价0.16元

毛主席语录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编者的话

为了配合深入批林批孔运动，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适应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这套“三史丛书”，将陆续出版。

通过工人贫下中农等血泪斑斑的革命家史，可以看到：我们的老一辈，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有压迫剥削，就有反抗斗争。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表现了不甘屈服的坚决反抗精神。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摆脱了枷锁，翻身做了主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积极工作、劳动。

毛主席教导说：“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
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
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
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
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

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我们读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什么是阶级剥削。抚今追昔，饮水思源，使我们进一步憎恨旧社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永远不忘阶级斗争，狠批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效法孔老二，搞复辟，搞倒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精神，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英勇奋斗！

这套小册子，肯定会有不少缺点，希望读者们批评指正，并希望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大力支持帮助，继续把这套“三史丛书”搞好。

目 录

从血泪河到幸福泉

..... 开平县三埠镇船民 张 爱 (1)

忆苦思甜永向前

..... 海康县乌石渔业大队老渔工 张亚进 (16)

红日照苗寨 苗家幸福来

..... 琼中县太平公社新安大队苗族社员 邓元英 (31)

东平河畔话悲欢

..... 佛山石湾日用陶瓷一厂退休老工人 罗 金 (41)

苦难的童年

..... 番禺县鱼涌头公社东方大队贫农 钟 材 (55)

从血泪河到幸福泉

开平县三埠镇船民 张 爱

在旧社会，水上人家被人辱骂为“趸家”。我出生在开平县潭江上一个贫苦的船民家里。我在那充满血泪的长河里受苦难整整十八个年头。解放后，在大救星毛主席、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我才过着无限美好幸福的生活。抚今追昔，忆苦思甜，我永远忘记不了解放前那些悲惨的岁月，我要尽情歌唱毛主席、共产党给我的恩情！

祸从天上降

水上人家，过去是“一家一艇随水漂，撑渡打鱼累不停”。解放前的潭江畔，豺狼当道，鬼蜮横行，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我们“船头撑篙千滴泪，船尾摆槽汗成河”，永远受不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永远缴不完国民党反动派的苛捐杂税。还有那帮

恃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的渡头恶霸、地痞流氓，骑在我们船民头上，为非作歹，作威作福，任意敲榨盘剥。那帮可恶的家伙，过渡抢鱼不给钱，还要勒索“渡口租”；逢年过节，又要逼我们送“节礼”。谁欠了这些阎王债，他们就十分恶毒地用一根水草绑住谁的船头，不准开渡。一根水草有多韧呀，稍为一碰就会断的嘛。这明摆着是欺压我们船家穷人！水草万一断了，我们就遭殃了！他们就借口用违犯“江规”的罪名，如狼似虎地来抄家、抢船。平日，那帮反动家伙还编造了一些骗人的鬼话来愚弄我们船家说，你们要“顺风顺水顺人意，得财得利得天时”。什么“顺人意”！惨重的压迫，害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怎么能顺受呢！什么“得天时”！残酷的剥削，使我们连“猪狗吃的”都得不到！得到的总是没有尽头的苦难啊！

那时候，我阿爹、阿妈日夜撑渡，过着“早上喝蚬汤，晌午嚼猪糠，晚上对着江水泪汪汪”的穷困生活。我的大哥出生不久，便在饥寒交迫中病死了。到我七岁那年，家中还有阿爹、阿妈和两个弟弟，一家人屈身生活在一只狭小的破烂木船里。为了养活五口人，阿爹到江畔的百合墟一间米店打零工，一天到晚，没有工钱，只望多挣点货运，有时捡些剩饭带回

船上。就连这个可怜的活命计，那帮渡头恶霸也眼红了。那一年农历三月初三，一个姓胡的渡头恶霸跑来逼我家送“节礼”。他气势汹汹地说：“老子要过节了，你们赶快送礼来吧！”

阿妈说：“我们风里撑，雨里摇，五张口一天两顿稀粥也挣不到，那里送得起节礼呢，求你免了吧！”

姓胡的蛮不讲理地骂道：“没礼送，就休想再上岸混饭吃！”不久，恶毒的渡头恶霸串通了米店老板，把我爹撵了。那个世道，穷人连出卖劳力的自由都没有呀！

单靠撑横水渡，日子实在难捱。在那鸡犬不宁的日子里，一天都没有多少人过渡。而那帮豺狼凶兽大摇大摆过渡，不但不给钱，还要往我们身上恶狠狠地反咬一口。

有一天，那个姓胡的渡头恶霸又要来勒索渡口租。阿爹生成一副硬骨头、不甘心受人欺侮。他沉住气说：“一点生计都被你们堵死，半边破饭碗也给你们砸了，渡口租实在缴不起了！”

姓胡的凶神恶煞地威胁道：“潭江是我们的天下，渡口是我胡家的地盘，在这儿撑渡，不交租，‘城隍庙’规定要缴橹；你这个‘聋家佬’，把橹交出来吧。”

阿爹气愤极了，攥紧拳头，说：“水上人家，船里生，浪里大，不怕水鬼把江天倒翻！”阿妈跟着把竹篙一拔，叫了声“推橹！”毅然离开了这个蛇窝口。

自此，我家的船离开了岸边，漂在江心，捞蚬捉鱼渡日。阿妈受尽欺凌，眼看几个息饿受冻的孩子，又气愤又悲伤，天天用泪水洗脸。有时，阿爹辛勤干活，换来点稀粥，阿妈也舍不得喝一口，让弟弟和我喝了。这样，不到两个月，她肝也枯了，肠也断了，终于病倒在舱里。阿爹把渔网、船锚卖了，求医买药，也救不活她。

一个晚上，阿妈叫我把弟弟抱到跟前，她细细看了一遍，抚摸了一番，泪如潮涌，说：“天不饶人呀！那帮杀人的恶魔死死掐住我们的脖子，不给我们活路啊……阿妈不行了……阿爱，你和两个弟弟年纪这么小……没了阿妈，你们就更受欺侮了！……我舍不得你们呀！……”我急忙搂紧阿妈的肩头，边哭边喊道：“阿妈呀、阿妈，你不能死呀！没阿妈，我们三姐弟怎活呀！”阿妈用尽最后一口气说：“阿爱，要听爹的话……带好弟弟，要——争——气呀！”她声音全低了，很多要说的话哽在喉咙里，唯有勉强地睁开双眼看了一下阿爹、弟弟和我。我们扑到阿妈身上，泣不成声，泪成江水。阿爹边哭边说：“阿爱，

记住妈的话：要争气！”我边哭边点头，海枯石烂忘不了！

血 在 地 下 淌

妈妈死时，我才七八岁。我经常记起妈妈临终时的遗嘱，要努力带好两个弱小可怜的弟弟。但是，在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暗社会里，又有什么办法呢！

妈妈死后，两岁大的小弟弟，又想阿妈，又饥饿，整天啼哭。我寸步不离地护着他。同病相怜的船家姐妹，有时也送点稀粥来喂他。然而，漂流在江上的船家，谁能有多少隔夜粮呢！

妈妈死后三个月，一个严冬的早晨，寒气逼人。为了生活，阿爹一早就下河捞蚬去了。我背着衣不蔽体、皮包骨头的小弟弟，顶着刺骨的寒风，上岸讨饭。村过村，巷过巷，晌午过了，才讨得一把米。我拖着又饿又累又冻的身体回到船上。当我把久已“入睡”的小弟弟从背上卸下来一看，他面如黄蜡，闭上眼睛，张大焦干的小嘴唇，手脚僵冻了！我边哭边拚命摇动他，他都没有半点反应。阿爹闻讯赶回来，接过小弟弟，紧紧搂在怀里，久久端详着小弟弟的面孔，禁不住涕泪直淌，叹道：“孩子呀孩子，你这样

凄凉死去，连粥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呀！”我心里万分难过，哭得死去活来。阿爹抚摸着我的头哄我说：

“阿爱，别难过了，是吃人的世道害了你弟弟呀！”

小弟弟带不住了，以后，我死死活活也要把大弟弟带紧呀！我经常带着他下水捞海草，上岸挖野菜来充饥；乞到点什么，就先喂他，睡觉时也要搂着他，两个人形影不相离。我要尽力照顾好我的大弟弟呀！

一个傍晚，天上乌云滚滚，一场暴风雨快要来了。我和大弟弟在岸上挖了点野菜，赶着回船上转。路上，大弟弟小声地说：“阿姐，我口渴、肚饿，走不动了。”我联想到小弟弟惨死的情景，泪水簌簌地掉下来。我哄大弟弟说：“阿姐背着你走，好吗？”大弟弟十分懂性地说：“你也没吃饭，又累，我不用你背。”我说：“那就顺路到前面去，看能不能拾点番薯根吧？”

于是，我搀扶着大弟弟走到一块不知已被人翻过多少遍的番薯地上，蹲下来，翻呀，翻呀，翻来翻去，最后，才翻得一星点小薯根。大弟弟十分喜悦地把这薯根在身上揩了揩，正要放在嘴唇边。田野上突然响起了一阵呼喝声：

“大胆的贼仔，老爷的番薯你敢偷！”接着，一个戴“联防队”袖章的家伙，手擎锄头，猛扑过来。

我一时被吓得魂飞魄散，急忙拖着大弟弟拚命跑。可怜两个早已饿坏累坏的弱小孩子，又怎跑得过那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呢。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我便撇开大弟弟，叫他快跑，自己不顾一切地撑开双手去拦阻那个“联防队”。那家伙飞起一脚，把我踢翻了。远处有一个地主模样的家伙在嚎叫：

“要了那条小狗的命，看谁再敢动我地里一棵草！”

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联防队”就抡起了锄头，丧尽天良地赶向我大弟弟，当头砍去。可怜我大弟弟呼天喊地惨叫了一声：“阿——姐——哟！”就倒下了！

那地主还在杀气腾腾地叫嚷：“斩草除根，一不做二不休。”

我豁出命地跑呀！跑呀！只听到风在呼，江在吼；只觉得山在摇，地在动……我奔跑回到船边时，完全昏倒了。

阿爹救醒了我，一起摸到出事的地方。刽子手走了，我大弟弟躺在血泊里，头颅破裂了，脑浆四溅，五孔还在出血，眼睛睁得很大，手上那根小薯根全被鲜血染红了！我猛扑在地上，搂住大弟弟痛哭。

阿爹怒视着长空，牙齿咬得格格响，万分愤恨地骂道：“天怎么这般黑，地怎么这般暗！一星薯根一

条命，我们穷人那有立足之地！”他咽着泪水搂起了我，说：“阿爱，起来吧，泪水流成河也漂不起大弟弟了，让他躺好吧！”接着，他脱下身上的破衣，轻轻覆盖在大弟弟的尸体上，然后说：“记住这个血海深仇！总有一天，要报仇，要雪恨！”

霎时，狂风呼啸，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我攥紧了拳头，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但愿那狂风绞着暴雨，快把这昏天黑地淹没吧，总望那炸雷夹着闪电，把这黑沉沉的大地劈开！

我要活下去

天上结下恨和怨，地下记着血泪仇，要报仇，要雪恨，就要活下去！我们父女离开了百合河汊，漂流到了潭江汇流处三埠河面。后来，父亲同一个在苦难中死去丈夫的船家妇女搭伙撑渡，相依为命。这样，我有了个后娘。我们在饥寒交迫中又度过了四个年头。到我十二岁那年，我们家中又有了两个小妹妹。那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闯进了潭江，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头，又遇了大旱。米价象潮水一般猛涨。真是天灾人祸，穷人无法活下去啊！我们撑渡，一天到晚挣不到半斤米；

捉鱼摸虾又经常遭鬼子、汉奸、恶霸抢掠。

阿爹日间撑渡，晚上捞蚬，拚命干活，也赚不到一顿饱的。这样的日子，就算铁铸的、石凿的，也是会塌的啊！阿爹终于积劳成疾，病倒在舱里。阿爹是家中的顶梁柱，一家的担子都压在他肩上。他病了，一家的生计就更成问题了。求借无门，无钱就医，阿爹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

一天，阿爹看见河里漂来了一个蚁芋头。他就挣扎着捞了起来，煮熟咽了，以为可以塞塞肚，治治病；谁知中了毒，口淌白涎，腹部肿胀，绞痛得蜷成一团。不到三天，奄奄一息。后娘为求医把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

在一个满天愁云的早上，阿爹忍住剧痛说：“我是晒枯了的竹，再成不了篙。”

我泪水滚滚对他说：“阿爹，你是船里舵，篷中撑，你倒了，我们怎么漂？”

阿爹摇摇头说：“我撑不下去了，靠你们自己漂吧，顶得一日漂一日，总望有日漂出苦海见青天！”

在这个万分悲惨的死别时刻，我伏在阿爹身上哭泣说：“漂到何时苦海才有边呀？”阿爹老泪纵横，临终时断断续续地说：“阿爱，……不管怎样，都要活下去！……争口气！……为父母兄弟——报仇！”阿爹

就这样含恨死去，他死不瞑目啊！

阿爹死后，无钱埋葬，又遇雷雨交加，风急浪大，放在船头的尸体震裂了腹部，尸水横流。后来，我披着散发上岸去“乞葬”，才勉强请求到几个检验工人来把尸体抬走。途中，捆尸的草绳断了，尸体倒在街头。可恶的“黄猴子”伪警察，竟然丧心病狂地来敲竹杠，说什么我们弄脏了街头，要罚“保警费”。

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我压不住心头的怒火，拚上前去痛斥那狗警察：“你们这班豺狼，把人血吸了，人肉嚼了，还要来啃骨头吗！”一群码头工人、船家阶级兄弟都纷纷围了过来，义愤地斥责那狗警察。他才夹着尾巴溜了。

以后，我和后娘又捱了一段时间，最后连破船都卖了，也换不到几顿吃的。无家可归的娘儿四人，眼看要饿死在一堆。后娘忍着割肉的痛苦，把我两个小妹妹弃在路边，让过路人收养去了。她决定逃荒外地，并劝我去阳江县当婢女。

我说：“当婢女，捱打受骂，也是死路一条。”潭江，多少亲人和阶级兄弟的血泪洒在里面，我不忍离开呀！后娘出走前，又嘱咐我去投靠亲戚。但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亲戚死的死，逃的逃，我又那能找到呢！就这样，我打十三岁起，孤苦伶仃一个

人，流浪在潭江边。

吃人的旧社会，使我失去了八个亲人！在这个黑暗的世道里，又有多少人与我一样家散人亡，与我一样流离失所啊！后来，我结识了一个善良的讨饭的老婆婆。她带着我一道讨饭，晚上护着我在骑楼底睡觉，成为我的一个亲人。但是不久，瘟疫却夺去她的生命。她被抛进江边一个死人坑里去了！

为了活，我下河捞蚬摸虾，换些米来糊口。一次，我在江边发现一只日本鬼子弃丢的死小猪，正想拾回去充饥。突然，岸上响起了两声“汪”“汪”的狗吠，只见一个日本鬼子，一个汉奸牵着一只警犬，指手划脚地走过来。我立刻警觉到这些野兽是来吃人的，于是迅速地扑到水里，游到一条木船旁边。在船家的帮助下，把船撑开，脱离了虎口。此后，我很少上岸露宿了，日间帮水上人家撑撑船，补补网，喂喂孩子；有时到岸边卖粥的铺子里，帮他们洗碗扫地，以便找个宿处，挣点吃的。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怎料到烧错了“炮仗”，迎错了蒋匪帮，劳动人民继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舅父、伯父，先后寄居他们的船上。他们的生活同样十分困难，整天干活也不得一饱。

到我十六岁那年，伯母将我许嫁了一个老水手。结婚后，我在三埠江面撑横水渡。有一次，有个叫“烂脚孚”的渡头恶霸，带着几个匪兵过渡。他们过渡非但不给渡钱，相反还要无赖，骂我不会孝敬“老总”。平日，他们还经常走来敲榨勒索，无理取闹。我想起阿爹阿妈在世时带着我们在江面撑渡饱受欺压的情景，真是怒火满胸膛，恨不得把这些家伙打翻落水。但在那时候，豺狼当道，只好强把怒火压下。

要在江上活下去，多么不容易啊！但是，我牢记阶级仇，我要活下去！我盼望总有一天漂出苦海见青天，潭江两岸红日照！

红日照潭江

太阳终于出来了！一九四九年，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亲人来到了潭江，把我从血泪河里捞了上来。贫苦的船民翻身了。水上民主改革时，我和广大船民阶级兄弟一起，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人民政府依法惩办了那些反动官僚地主、封建把头、渡头恶霸，为我们劳苦大众报了仇、雪了恨。

解放后，我们船民也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毛主席、共产党教育和培养下，从一九五三年起，我成了三埠

镇水上的干部。在毛主席指引下，我们广大船民走上了合作化、公社化的道路，大家推选我当了社队的当家人。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伟大的党把我这个苦大仇深的船家女儿，耐心培养教育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一九五八年，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和用烈士鲜红的热血染红的党旗下面宣誓，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身！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我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党组织又把我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先后担任了煤球厂厂长、农场妇女主任、短途运输站党支部书记、镇环境卫生管理处副主任等职务。我这个在旧社会被人辱骂为“奘家女”的人，在新社会成了主人，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的翻身！

党和国家对我们船民关怀得无微不至。前一段，我下腹肿痛，同志们迅速地把我送进医院，医生为我摘除了一个三斤半重的肿瘤。住院期间，很多同志都来探望我。我心里非常激动！我想起解放前惨死的亲人。象我这样的人，要是在解放前得到这样的病，早已见阎王去了！出院后，组织上又给我各种照顾，适当安排了我的工作。现在，我是三埠镇陆上运输站的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解放以后，我们船民真好象生活在幸福泉里。过去，我们连上岸活动、居住的权利都没有；现在，党和政府帮助我们在岸上建了渔民新村，大家都住上了新房子。今天，我爱人、儿子、媳妇，都有工作，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前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解放后也进了夜校学政治、学文化，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的儿子，从入学第一个学期开始，就领得国家的助学金，免费读到中学毕业，成为我家第一代有文化的人……

大清早，当我看见一群群天真活泼的船民孩子穿着洁净、整齐的衣服，背着书包到学校上课的情景，就情不自禁地说：“是大救星毛主席和共产党把我们
从血泪河带到幸福泉的呀！”

（开平县文化局石钦整理 叶家斌插图）

忆苦思甜永向前

海康县乌石渔业大队老渔工 张亚进

我是广东省海康县乌石公社乌石渔业大队老渔工，今年六十多岁了。每当我们驾着机帆船，打着满舱的鱼回来，站在高高的驾驶台上看到美丽的乌石港，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看今天的乌石港，水上船只穿梭往来，码头上人来人往，港上建筑起一座座工厂、一排排新房，处处是一派繁荣兴旺景象。真是“喜看渔港换新容，机船马达响隆隆，毛泽东思想指航向，革命生产年年旺。”

今天的乌石港和解放前比起来，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呀！解放前，我们乌石港广大贫苦渔民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渔霸的残酷压榨，过着灾难深重的日子。我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三十多个苦难的年头。

孤儿泪 安家苦

我小时候，父母亲带着我住在一只小破船上。我

们一家就靠捞海草、拾野菜过活。我四岁那年，母亲活活饿死。我七岁那年，父亲也叫渔霸折磨死了。从此，我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七岁的小孩，一个人怎样生活下去呢？我跟着穷孩子到处流浪。饿了，就到海边、街头拣些咸鱼头西瓜皮充饥；困了，就倒在路边睡一觉。有时候，拾点猪屎，就拿去和农民换几斤白薯来糊口。这样的日子，差不多过了半年，我已经被折磨得皮包骨头，不象人样。

一天，我在海边遇到了一位大叔，他是我父亲生前在乌石做工时候认识的穷工友。大叔看到我这可怜的样子，就把我带回乌石港，托人把我弄到一只船上，给船老板做工。

给船老板干活，可真苦啊！每天天未亮，就要起来干活，担水、做饭、摇船，样样都干。吃的是残羹剩饭，还经常捱打受骂。一天早上，我正忙着生火做饭。老板的几个儿子却缠着我，要我划小船带他们去玩。我没好气地顶了几句，他们就围上来，这个抓我的耳朵，那个抓我的胳膊。我火了，使劲一转身，把他们都摔倒了，他们又哭又闹。老板娘听到哭叫声来了，对我叱骂了半天，还不给我饭吃。又有一次，我做饭做糊了，老板娘闻到糊味，跑来大骂一场，还使劲地打我的脑袋。千仇万恨涌心窝，反抗怒火满胸

膛。我咬紧牙根，一头把老板娘撞倒，吓得她象猪一样，“哇”、“哇”直叫。船上的穷工友见了，又是气愤又是痛快，但又怕我吃亏，都跑过来护住我。这种日子我受不了，便离开这只船，给另一个船老板干活，但是脱离不了苦海，也一样受罪。就这样，我先后给三个船老板干活，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度过了少年的时代。

几年以后，我和一个贫苦渔民的女儿结了婚。为了生活，婚后第二天，我就离开家乡，跑到一个叫企水港的地方去做工。我爱人留在乌石港给人撑渡船。

我们结婚两年，没有船，也没住处，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呢？我们俩商量，准备省吃俭用积攒些钱，造只小船，好安个家。我们就到一个姓洗的船老板那里做工。事先说好，每人每月的工钱是十二块钱。在船上干活，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一天到晚累断了腰。一个月过去了，我们向老板要工钱。老板推三托四，就是不发工钱；这样一连六个月，船老板不但不发工资，还串通了渔栏主说他欠了渔栏主的债，要以船抵债，乘机把我们赶出船。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和船上的穷工友们一起商量，要向老板作斗争。大家都很同情和支持我说：“对，我们穷人生来硬骨头，绝不低头受气！”

说干就干，我们一齐动手，把两只船上的插板都给拆走了。插板是用来保持船的平衡的，船没了插板，就象人断了腿一样，一刻也站不稳。渔栏主知道了以后，气得直跺脚。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买通了水上警察所的伪警官。过了两天，伪警官带着一帮伪警察和狗腿子，把我押走，塞进官船的水舱里，关了一夜。

第二天，伪警察把我推到审判室。一个瘦猴一样的伪警官，瞪大了贼眼，诬蔑我是什么“光天化日，强抢民船”。我据理力争，其他渔工也在旁边支持我说：“船老板不发给他工钱，我们做工的要领工钱又犯了那条法？”这下，把伪警官责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把我放了。后来，在广大渔民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终于迫使船老板发还了六个月的工钱。

在这以后，我和爱人又回到了乌石港，继续到船上给人家做工。那年，我爱人怀孕，船老板找个借口，把我们解雇了。

孩子出生了，可是还没有个安身的地方。没办法，我只好向渔栏主杨伯英借了一百块钱的高利贷，加上七凑八凑，共得二百五十块钱，才买了一只破船。

“借了渔霸钱 灾难诉不完”

俗话说：“借了渔霸钱，灾难诉不完。”杨伯英一家，是乌石最大的渔栏主兼地主。他的侄子又是伪保长。杨伯英还和当地的反动官僚、恶霸勾结起来。杨伯英有钱有势，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贫苦渔民借了他的钱，就算倒了霉。每次打鱼回来，按规定把鱼全都交给他，他扣下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作为利息，剩下来的全部存放在他那里。他又用这些钱去做生意或者用来放高利贷，去剥削贫苦渔民。

我们家借债买了一只破船以后，经常出海打鱼，风里来，雨里去，一把汗，一把泪地干活。可是，每次打鱼回来，渔栏主杨伯英和他的狗腿子早就在岸上等着。一筐筐鱼刚从船上卸下来，这些家伙就围上来，把大鱼好鱼都抢走。剩下的鱼抬到渔栏过秤，一百斤鱼在他的“鬼码秤”上一称，就只有七、八十斤了。再到柜台前一拨算，先扣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利钱，再扣下什么“渔税”、“码头税”，还要缴纳这个租，那个捐，这样又给扣了一大半。最后拿到手的，就只剩下一点点的钱。真是岂有此理！

那时候，物价飞涨，这点钱除了用来添些用具或



修补渔网以外，就无法再买米了。我们一家三口，经常是只有上顿，没有下餐。要是碰上天气不好，我们这些小破船出不了海，那就只能吃野菜充饥。

为了早日还清这笔阎王债，我们俩不分白天黑夜拚命干。累死累活干了半年，每次打来的鱼都交给了渔栏主杨伯英。这半年，这家伙扣下我们的利钱就有二百多元。另外，还欺负我不识字，硬把我存放在他那里的六十多元鱼款给吞了。这还不算，他还使出了一个鬼主意，硬说我打的鱼不卖给他，就招来了一帮狗腿子，把我的船拉去抵债，还把我自己造的一只小船也给抢走了。拉船那天，一帮伪警察和流氓拿着枪，跳上船，把我和我爱人一起赶下了船，把船上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有的东西还被扔到海滩上，气势汹汹地把船划走了。

我看到强盗们这样欺负人，真是气愤极了！渔民兄弟知道这事以后，都叫我再找渔栏主算账去。我就拿着“账本”到伪警察所。谁知道，渔栏主早已用钱买通了伪所长。伪所长根本不让我开口，相反将我大骂了一顿，就把我赶了出来。在旧社会，“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真是一点不假。

压迫越深，反抗越大。我被逼得没法子，准备豁出命和他们拚到底！第二天，在渔民兄弟的支持下，

我拿着斧头，闯进了渔栏主结扣船只的码头，把拴着我的小船的绳子砍断，硬是把小船摇了回来。渔栏主的几个狗腿子发现了，吵吵嚷嚷追上来，想把我的小船再抢回去。我挺立在船尾，叉开双腿，紧握拳头，准备与这些混蛋搏斗。这时候，附近的渔民兄弟纷纷划船过来。老渔工冯伯伯迎了上去，大声斥骂狗腿子说：“渔栏主仗势欺人，拉船顶债不算，还要把人家的船抢去，真是太欺负人了！你们这些仗势欺人的家伙，现在还想干什么？”周围的小船越来越多，把这些坏蛋吓坏了。为首的一个战战兢兢地赔笑说：“大家别动火，我回去说一声，不……不拉小船便是。”说着，夹着尾巴溜走了。

水深火热 家破人亡

后来，我一个人离开乌石港，到外边给人做工，一去就是半年多。这段时间，我爱人跟女儿住在那只小船上，靠钓鱼、摘野菜过日子，经常受渔栏主的欺负，日子更苦了。一天傍晚，渔栏主杨伯英的侄子带着全家来到码头，要我爱人给他们划船到港湾游玩。当时，我爱人正在给孩子喂奶，稍为慢了一点。这家伙就立刻跳上了船，用“扇子棒”猛打我爱人。我女

儿吓得哇哇直哭。我爱人不得不忍泪给他们划船。结果，划了整整一个晚上，这班家伙一个钱也不给，就走了。

这只小船因为没钱修理，早已破烂不堪。一天下午，来了一场狂风大雨。雨水、海水，尽往小船里灌。我爱人饿着肚子，一个劲地往外辟水；突然眼前一黑，晕倒在船上。不满周岁的孩子，倒下水里，活活给淹死了！

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乌石港，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人民遭受的灾难更加沉重。一九四三年阴历七月十四日这一天，敌机又狂轰滥炸，把乌石港炸成废墟，许多渔船都被烧成灰烬。我和爱人只好带着刚生下的男孩，摇着船，漂流到湛江市的霞山，靠摆渡过日子。在那里，我们受尽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的迫害。

有一次，我和爱人用小船给轮船运米回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小船刚靠岸，几个汉奸就上来要钱。他们把我拖走，用枪对住我的胸口，硬说我走私违法，要罚我交五十块大洋。我交不出来，他们就把我关进了监牢。然后，他们又逼着我爱人拿钱把我赎回来。残酷的生活使我爱人锻炼得坚强起来了。她坚定地对着汉奸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两条。”他们觉

得实在捞不到什么油水，只好把我放了出来。

在霞山没法活下去，我们一家几口只好又返回乌石港。那时正是寒冬腊月。一天夜里，我们的小船划到一个小岛附近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恶浪翻腾，一个小山一样的大浪，把我们的小船打翻了。我好不容易把爱人和孩子救了上来，可是，小船两侧的舷已经给浪打坏，不能用了。这样一来，我们一家唯一安身的地方又没有了。看到这情景，我想：是谁逼得我们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恶霸！我恨透了这帮欺人的野兽！

当天夜里，我们是在海边度过的。第二天早晨，一位头发斑白的贫农老大娘到海边来拾螺。她看到我们悲惨的遭遇，听了我们悲愤的控诉，十分同情我们。她领我们上她家歇了歇。附近的贫下中农也很关心我们。我们走的时候，还凑了一些钱给我们做路费。阶级兄弟的热情帮助，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乌石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下，那些渔栏恶霸地主和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继续欺压我们贫苦渔民。我们依然没法活下去，第二年，一家几口只好离开乌石港，跑到广西北海市找活干。

天下乌鸦一般黑。在旧社会，北海同样没有穷人

的活路。后来，我又跑到企水港给船老板干活，把爱人和孩子暂时安置在一个贫苦渔民的船上，但是干了不到一年，我累病了。狠心的船老板就一脚把我踢走。我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挣扎着回到了乌石港。

我病得很重，起不来，一家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我爱人和九岁的儿子身上。她们母子俩，起早贪黑地干，一天钓不到两三斤小鱼。钓了鱼，拿到市上卖，往往不是被流氓抢去，就是交租纳税被勒索光了。我们一家几口，吃的是海草、野菜和烂了的白薯。两个小女儿饿得面黄肌瘦，整天倒在我身边又哭又叫。后来，两个小女儿病倒了。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那有钱给孩子治病呢？没几天，这两个孩子都死去了！

在解放前，我们有六个孩子，结果死了三个，卖了两个，只剩下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万恶的旧社会，弄得我们家破人亡！我恨透了旧社会，恨透了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狗豺狼！

翻身解放 革命到底

太阳出来了，它的光辉普照大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乌石港。我们家乡解放了！我们贫苦渔民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庆

祝翻身得解放。

一九五一年，在清匪反霸斗争中，我和广大贫苦渔民一起，斗争恶霸，清算渔栏主，分船分网分房子。

一九五三年，在渔业改革运动中，我和贫苦渔民一起，响应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组织了互助组；第二年又建立了合作社，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团结战斗，齐心合力地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港。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我在斗争中得到锻炼，逐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一九五四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想，在旧社会，我们贫苦渔民被反动派和渔栏主踩在脚下，今天成了国家的主人。

我们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也一天天在改善。解放后不久，在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我找到了在旧社会卖掉的两个女儿。我们全家团聚，过着幸福的日子。想到这些，我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毛主席。不久，我把大儿子送去参加人民解放军。儿子入伍以后，我常常写信勉励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紧握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乌石港的面貌日新月异。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



贫下中渔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抓革命，促生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修建了造船厂、机修厂、打缆厂、织网厂，装备了机帆船，用无线电指挥生产，渔业生产机帆化程度大大提高，连年获得了渔业生产大丰收，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

随着集体生产的迅速发展，公共积累逐年增多，广大贫下中渔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疏通了港口，修筑了一千七百多米长的环港大堤，建设了学校、自来水厂和渔民新村，大家都住上了新房子。晚上，电灯亮了，孩子们在灯光下用功学习，或者坐在老年人旁边，听他们谈家常、讲家史，记起旧社会的苦，尝到今天的甜。大家都说，饮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大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啊！

新旧社会的对比，斗争的实践，使我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为创造美好的明天而忘我劳动。但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学着孔老二的调子，宣扬“上智下愚”的反动观点，恶毒污蔑我们只会“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而把自

已比作什么“天马”、“至贵”，真是无耻之至！其实，林彪、孔老二之流，在我们人民群众面前，只不过是一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罢了！

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我要时刻不忘旧社会的阶级苦、民族恨；不忘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做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海康县革委会报道组整理
海康县乌石渔业大队报道组)
单柏钦 陈庆心插图)

红日照苗寨 苗家幸福来

琼中县太平公社新安大队苗族社员 邓元英

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我们苗家的日子也过得象槟榔花那样香，象蜜糖那样甜。槟榔花开全靠红太阳的光辉照耀，我们苗家苦去甘来，全靠毛主席的好领导。

我今年近七十岁了，亲身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真是两个世道两个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在万恶的旧社会里，我们苗家穷人，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压迫，“山甲”“洞主”残酷剥削，日寇肆意蹂躏。那时，我们苗家穷人，刀耕火种，巢居野食，过着非人的生活。如今当家做主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走上了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更使我永远难忘的是，我的一家就有三人（我、我的儿子和女儿），曾先后被邀请上北京，幸福地见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幸福的情景，怎不叫我纵情歌唱：

五指山啊，
再高也高不过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五条河呀，
再深也深不过毛主席的恩情！

水 深 火 热

解放前，我的一家和广大苗族同胞一样，世代住在吊罗山上。可是，我们苗家哪有一寸落脚的地方？有的只是山里的洞，树上的巢，才是我们的栖身处。我们拚死拚活地干，砍山烧草，好不容易才种上一小块“山兰”（苗族刀耕火种时常种的谷种），收获到一点点的果实，但是接踵而来的是：苗王要贡品，黎头要地租。今年收租，明年加利，如果交不起贡品和地租，就立即被他们抢占和赶走，迫得我们只能种一造，搬一山。这些横行霸道的地主恶霸如此欺压我们苗家，迫得我们走投无路，相反却恶毒污蔑我们是“山鸡种”。但是山鸡还可以随山飞翔呀，我们穷苦的苗家那有这个自由呢！

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十恶不赦的活阎王，对于我们苗家穷苦人，吸血吮髓还不罢休，还要来一个“杀种灭族”。在日寇侵入海南岛时，国民党反动派龟缩在

琼崖中部，对日本鬼子实行不抵抗主义，但对苗胞却加紧迫害，竟然灭绝人性地提出了“不留三斤苗”（即连婴儿也要杀绝）的反动口号，对我们犯下了滔天大罪。

一九四三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国民党反动派用最卑鄙恶毒的手段，欺骗我们集中到一块，说什么每个苗家都要领取“良民证”，否则不准下山，不给居住；又说什么要盖官府衙门，每人都要带一束麻皮来。我们不知是计。那一天，二千多名苗胞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跑下山来，到了集中点南茂等候“发证”。国民党匪徒看见我们齐集了，就突然将我们包围起来，夺去我们带来的麻皮，将人们一个个捆起来，接着便极其残暴地用机枪对住人群疯狂扫射；未死的，再用刺刀乱戳，甚至惨无人道地剖腹取人肝煮吃。苗胞们事前根本没有估计到这些杀人恶魔竟然会这样下毒手，在突然袭击下，无法逃避，纷纷倒在血泊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当场杀害了一千九百多名徒手的苗家男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茂大屠杀”事件。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这一深仇大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啊！

那些侥幸从虎口逃生的苗胞，就赶紧逃命，躲进了深山密林里，过着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当时，我

家三代八口漏夜往深山逃命。从虎口逃生的父亲，脚上受了枪伤，鲜血直流，我的丈夫背着他走。当时我最大的男孩李忠兴十三岁，最小的女孩李美花还未满周岁。我背上背着小美花，胸前抱着三岁的阿四，一手还要携着六岁的阿三，就这样扶老携幼地整整走了十天十夜，最后躲进了吊罗山窝，在一个小小的石洞里栖下身来。

几天后，父亲枪伤发作，流血不止，痛到打滚，但又无法医治，结果活活地折磨死去。从家里逃出来时带的一点杂粮都吃完了，我们只好采野菜、摘野果充饥。不久，阿二和阿四也活活饿死了。我丈夫看着几个可怜的孩子整天啼饥号寒，心如刀割，只好带着一个箩筐下山找点吃的，结果又不幸被日本鬼子抓去做苦工。当他从日本鬼子那里逃回来时，已经被打得皮破血流，遍体鳞伤，第三天就含恨死去。当夜又下着大雨，电闪雷吼，对着丈夫的尸体，孩子又呼寒号饥，我的心都碎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含泪掩埋了丈夫，嘱咐忠兴在山洞里照料两个小妹妹，我便出去找点野果来喂孩子。结果走了一整天，只挖得两个碗大的山薯，摘得十多个野果。但是回来时，跨进洞口一看，阿三已经饿死在地上，忠兴和小美花在身边嚎哭。这孩子死得好惨哪！死时嘴里还嚼着一枝小树

根。我抱起她的尸体痛哭了一场又一场！我恨透这个吃人的旧社会，它竟然一下子夺去了我五个亲人的生命！

那时，在深山密林里怀着深仇大恨过着悲惨的日子的，又何止我一家！有个叫李桂州婆，在南茂惨案中，一家十六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了十二人。她当时被刺三刀，血染全身，肠子也流了出来，昏迷过去；深夜里才苏醒过来，一步一滴血地逃进深山。现在生产队里的副队长李德全阿叔，一家九人，也被国民党杀死五人。他的弟弟是被剖腹取肝的。父亲被砍断一条胳膊，逃上山后不久就死去。他父亲临死前，拉住李德全的手，要他永远牢记这笔血泪仇，要报仇雪恨！当时在山上，山洞草棚便是家，御寒用树皮，树叶裹体，肚饿摘野菜、野果充饥，长年累月见不到一粒盐、一滴油、一把米。不少人因此活活饿死或病死。活下来的也是皮包骨，不象人样。

为了养活剩下来的一男一女，他日好讨还血债，我不得不下山来给地主做工，以换把盐，讨把米来充饥。一次，我给一个财主扛短工，累了一整天，才讨回一碗米饭，我一口也舍不得咽，把它包回来留给五岁的小美花吃。可是，她尝了一口便止住了，睁着圆圆的眼睛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白米

饭。”她又问：“世上的白米饭是不是都这样臭的？”我这才醒悟，原来我女儿长年都没有吃过米饭，而这个狗财主给我的竟是一碗臭得不能入口的馊饭！我告诉女儿说：“世间的白米饭不是这样臭这样馊的，可世上财主的心肠却都是这么黑这么臭的啊！”

高山再高也有顶，溪河再长也有源，我们苗家的苦难日子啊，难道没有尽头吗？

幸 福 花 开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恩人毛主席派来的人民解放军，推翻了三座大山，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海南岛。红太阳照亮了五指山，苗族人民从此见到天日。

从寒冷黑夜里过来的人，更觉红太阳的温暖；在万恶旧社会里吃尽黄连苦的人，倍觉毛主席的恩情深。解放后，亲人解放军来到深山老林，花了三年时间，走遍附近数十个大小山头，一家一户地把我们苗族儿女接下山来；并帮助我们砍木伐竹建房子，削平三个小山头，建设新家园，安居乐业，取名“新安村”。接着，人民政府分给我们土地、耕牛和农具，帮助我们发展生产；还派来医疗队给我们治病。从

此，我们苗家穷苦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我们结束了落后的刀耕火种的个体生活。一九五四年办起了互助组，大伙推选我当组长。我总是想着：翻身的人民就是要大胆管理国家大事，有毛主席给我们指引航向，准不会迷路。于是我积极地挑起担子，与苗胞一道搞生产，干革命。

一九五六年，我光荣地被邀请上北京，幸福地见到了恩人毛主席。毛主席慈祥地向我们招手。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带着毛主席对苗族人民的关怀和关于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光辉指示，回到了苗寨。喜讯一传开，大伙都说：“坚决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年，我们就办起了农业合作社。我的儿子李忠兴被群众选为农业合作社社长。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这一年，我的儿子李忠兴也受到邀请上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再一次给我们苗寨增添了新的光荣和幸福。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大寨，重新安排新安的山河。我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荒造田三百一十亩，使粮食生产大幅度增



长。一九六五年，我们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余粮。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蓬蓬勃勃展开的时候，我的女儿、大队党支部委员李美花，代表新安苗寨的贫下中农又上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她在天安门城楼上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给我们苗族的贫下中农以极大的鼓舞。我们心里想着毛主席，决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走集体化道路，扫除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旧风恶习，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我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从而使苗寨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新的飞跃。

看看今天的幸福，想想过去的苦难，谁人不说社会主义好，谁人能忘记毛主席的恩情！

旧社会，我们苗家穷苦人，被压在人间地狱里。别说政治权利，就连生存权利都没有。解放后，我们当家做了主人，同各族人民一起管理国家大事。我们这七十二户的小苗寨，就有六人先后被邀请上过北京，幸福地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二十六名分别参加了人民公社、县、自治州、海南行政区和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就说我那儿子李忠兴，不但担任太平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还被选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女儿李美花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锻炼，进步很快，当了国家干部，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常委，参加了自治州一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

大河涨水小河满。随着生产的发展，集体经济的不断巩固和壮大，广大苗族社员生活越来越好。现在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茅房变瓦房，夜晚电灯亮堂堂，再也不用松木、竹片照明了。不少社员还买了缝纫机、收音机和单车。苗寨建起文化室，连我这六十多岁的老人也有机会读书。每当夜晚电灯亮，广播喇叭响，男女老少上夜校，孩子们在庭院里幸福地唱歌、嬉戏。看到苗寨一片欢腾景象，我说不出万分高兴。我的一家也与广大苗族社员一样，生活过得十分幸福美满。我的儿子李忠兴，在亲人解放军接下山来安居后不久，就结了婚，生了二男三女。女儿李美花出嫁了，也给我添了四个外孙儿。孙儿们一出世就吃饱穿暖，个个长得活泼可爱，年纪大的都上学读书去了。

红太阳照苗寨，苗家幸福来。苗家有了今天，这完全是托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福啊！

（琼中县革委会报道组 王矛宜整理 陈复初插图）

东平河畔话悲欢

佛山石湾日用陶瓷一厂退休老工人 罗 金

世代陶工 悲惨童年

我出生在东平河畔石湾一个世代陶工的家庭。旧时陶工人在旧社会被称为“缸瓦佬”。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缸瓦佬，缸瓦佬，
地底泥，路边草。
出尽牛马力，
难得半餐饱。
这就是陶瓷工人在三座大山重压下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九岁那年，父亲被陶行资本家活活折磨死了。我只好跟着妈妈到一家叫“张利”号的陶行印电窑。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我比一张泥凳高一些，就和妈妈一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可是，穷人要

寻条活路，真比登天还要难。资本家就象吸血鬼一样，贪婪地吸吮着穷人的血汗。特别是对女工、童工，更加残忍刻薄。尽管我和妈妈披着星星出门，顶着月亮回家，拚死拚活地干，一天仅得两角工钱，还买不到半斤米。家里勉强混上个“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碗底照月光”的苦日子。

在“张利”号干了四年，无数血汗变成了金钱流进了资本家的腰包，可是老板却借口“市面萧条”、“生意清淡”，一脚把我踢出了厂门。妈妈只好忍痛把我卖给佛山一个姓简的资本家做“妹仔”。从此，我出了虎口又陷进狼窝。

到了简家，他们把我当作一个会说话的工具。一家大小七口的家务，全压在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身上，我什么活都得干。从早干到晚，累得我全身骨架象要散了一样。就是这样，老板娘还不放过我，要我给她打扇、捶骨；有时给她捶背时，不小心捶重了一点，她就拿起鸡毛帚拚命打我。有时打个盹，她就掐我的脸。我的脸经常留下了她的一道道的指甲痕迹。那些狗崽子都把我当作出气筒。有谁不高兴了，就往我身上发泄，劈头盖脸地把我毒打一顿，结果打得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伤痕斑斑。

在他们的虐待下，我被折磨得十分虚弱，经常发

病，但又不给医治。一天，我正发高烧，喉咙干得直冒烟。我挣扎着想站起来找点水喝。这时，老板娘一下冲到我跟前，龇着一口黄牙，竖眉瞪眼地破口大骂：“死妹仔，想偷懒？哼！吃饱不做工，想我白养你吗？快给我爬起来买猪肉去！”说罢，把钱往我手上一扔，不由分说地连拖带推把我赶出了门。

我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把猪肉买回来。她又鸡蛋里面挑骨头，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瞎眼了？这么多毛的猪肉也买回来？！”

我愤恨极了，顶撞了她几句。她那比我还小的女儿竟拿起一把菜刀朝我手背上砍来。顿时，我手背上被砍得裂开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疼痛万分，差点昏过去。可是，那狼心狗肺的老刁婆却在一旁拍手称快，恶狠狠地说：“砍得好！砍得好！这些贱骨头砍死也不值几个钱，只算输了铺番摊。”我咬着牙，忍着痛，一股怒火从心底燃起。她们这样没有人性地压榨、欺凌穷人，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真是“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不算毒，最毒财主心”。我真想扑过去，夺过菜刀和她们拚了！老板娘见此情景，猛地扑过来，连踢带打把我推了出去，接着，“嘭”的一声把门关紧了。

我望着这紧闭的大门，紧握着拳头，恨不得把这

鬼门关砸个粉碎！我不相信，这些财主佬永远都能这样作威作福。总有一天，我们穷苦人家是要和他们清算这笔血债的！

家破人亡 深仇大恨

一九二五年，我和一个贫苦工人结了婚。我满以为，两个人凭着一身的力气，勤劳的双手，从此可以过个好日子了。那知道，苦难还没有尽头。在添了几个孩子后，家境就更加困难了，真是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啊！

一九三八年，石湾沦陷了。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掳掠。汉奸伪军更是为虎作伥。石湾这样一个几万人的城镇，象遭了一场瘟疫袭击一样，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几千人。当时，我全家逃离石湾，到丈夫的老家蔗围村，给地主打工，谋求生路。

可是，“只只黄蜂带毒刺，个个财主象虎狼。”地主和资本家一样，都把我们穷人当成油床上的花生，榨干了油就扔到一边去。

一个初春的早晨，刺骨的寒风，冰冻的大雨，赶狗都不出门啊！但是狠心的地主何锦却叫我丈夫去给他犁田。丈夫心想：这样的天时，就是铁铸的也顶不

住啊！可是，眼下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不去也只有饿死。他看看床上饿得奄奄一息的几个孩子，只好咬了咬牙，带上一顶破斗笠，冒着寒风冷雨，出门给地主犁田去了。

一连七、八天，我丈夫在风里来雨里去，结果被折磨得病倒了。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去看病吧，手头没有一个钱。我只好去向地主要工钱。没想到，那狗地主却恶狠狠地大骂我：“你丈夫还没把田犁完，却想要工钱？没那么容易！”他不但分文不给，还命令狗腿子把我撵出了门。我气得肺都要炸了。由于没钱治病，我丈夫终于含恨死去。丈夫的死，象家里塌了顶梁柱，往后日子怎么过啊？我悲痛得象万箭穿心。穷人活着受罪，死了也难办。家里穷得锅底朝天，哪里有钱买棺材呢？没办法，我只好忍痛卖掉了第五个女儿，得了点钱，买了两条草绳、一张草席，把丈夫的尸体埋葬了。不久，两个孩子又相继饿死了，剩下我母子四人，过着黄连般的苦日子。

真是“屋漏又兼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一天午后，我三女儿去挖野菜，路过田边时，捡到几根竹子，准备拿回家煮点野菜充饥，可是，刚进村口，

就遇见大地主何锦父子外出回来。何锦是蔗围村一带闻名的大恶霸，他仗着有财有势，无恶不作。乡亲们恨透了他。何锦一眼看见我女儿手上的竹子，便不分青红皂白，硬诬赖我女儿是偷他们的。女儿气愤地顶了他一句。何锦父子恼羞成怒，马上拳打脚踢，把我女儿打得满地打滚，当场昏迷过去。乡亲们目睹惨状，十分气愤，急忙把我女儿抢救送到我家来。女儿醒来时，咬着带血的嘴唇，从牙缝里迸出了一句话：

“妈，我是被何锦打的，一定要报仇！”但是，仇未报，恨未消，女儿却因伤势过重，含冤死去了。

狗地主害死了我丈夫，夺去了我几个孩子的生命，如今又为几根竹子打死我女儿。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我挣扎着爬起来，直奔乡公所，去跟他们论理。但是，在那乌烟瘴气、黑白颠倒的鬼世道，地主官僚串通一气，哪里是我们穷人说话的地方？到了乡公所，狗乡长反诬赖我包庇女儿做贼。这时，何锦得意洋洋地从内室走出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不顾一切地冲到他跟前斥道：“做贼的正是你们，你们才是大贼头！”

“反了！反了！”何锦瞪起眼吼叫着，举起拳头就朝我打来。那些狗腿子也跟着蜂涌上来，把我推出了门。

为了斩草除根，何锦还想对我下毒手。乡亲们关心我的安全，劝我尽快离开蔗围村。从此，我带着不满四岁的小儿子志成和九岁的四女儿自甜，流浪异乡。

路漫漫，母子三人几经艰辛，流浪到博罗县。但在那里举目无亲，日子依然是难过的啊！万恶的旧社会逼得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忍痛卖掉了四女儿自甜。最后，连身边唯一的亲骨肉也保不住了，小儿子志成饿得气息奄奄，只剩下一把骨头。我只好苦苦哀求一个小贩收下这可怜的孩子。就这样，我一家九口人，死的死，卖的卖，家破人亡，最后只剩下我孤伶伶一个人。

长夜茫茫 盼望黎明

黑夜漫漫，前路茫茫。我历尽千辛万苦，却找不到栖身活命之所。在这穷途绝境的情况下，我只好重返石湾。一路上，我思念着自己的亲人，我的眼泪流干了，视力也蒙眬了。

一九四三年秋的一个傍晚，我终于回到了石湾，昏昏迷迷地摸到了我母亲的茅屋前。妈在屋内见到我这个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女人，以为是讨饭的，就

说：“大嫂，我也是穷苦人家，要不嫌弃，就喝碗野菜汤再走吧。”

听到妈这么一说，我心痛如割，泪如泉涌。我扶着门框，沙哑地喊了一声：“妈，是我呀！”

妈愣住了。我扑到妈身上，紧紧地抱住她，说：“妈，我是阿金呀！”

妈一听，睁大眼睛，伸出颤抖的双手，捧着我的脸端详了许久，终于认出了我嘴边的那颗黑痣。

“哎呀！金女，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呢？”母女俩紧紧抱住，嚎啕大哭。然而，哭是没有用的。我要倔强地活下去！我要报仇！

第二天，我在石湾陶行老板处找了一个活干，给他们挑缸瓦。

从石湾到佛山的路上，全是烂泥乱石和碎缸瓦片。我挑着一百多斤重的缸瓦，眼睛模糊不清，一步一拐地往前走。草鞋磨破了，缸瓦片象一把把锋利的小刀，刺破了我的脚板，裂开了一道道血口。一步一个脚印，渗透着我的血和泪！工友们眼看我这惨状，要帮我挑，并劝说我不要干这一行了。可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除了这样的“路”，我还有哪条路可走呢？尽管我这样拚死拚活，整日劳累，每天却挣不到

二、三两米，喝不上两碗稀粥。

有一次，一块石头把我绊倒了，连人带缸瓦摔到路边的水沟里去。缸瓦摔破了，尖利的瓦片刺破了我的头，划破了我的脚。殷红的鲜血把污浊的沟水都染红了。

工友们急忙找了一把草药，帮我敷好伤口，并用破布包扎起来，然后把我搀扶到陶瓷行，要求老板发点工钱买药。可是狼心狗肺的老板知道我摔破了缸瓦，便恶狠狠地骂着：“扣你一个月的工钱，还补不上我的缸瓦。”

我怒不可遏，冲着老板骂道：“你们这帮吃人不眨眼的狗豺狼，害得我眼睛都快瞎了，现在又想吞掉我的血汗钱？”老板恼羞成怒地说：“乌鸦靠大树，穷人靠财主。你这不识好歹的贱货，从今以后休想再进我的厂门！”

就这样，狠毒的老板不但把我一个月来的工钱一笔勾销，还把我开除出厂了。

为了活下去，我又设法到了另一家陶行找活干。

开始，老板见我眼睛不好，怕我碰坏他的工具和产品，不想要我；但转念一想：一个穷女人，就象陶泥一样，一压就扁，一拍就碎，眼下生意兴隆，从中榨点油水也好，所以终于答应下来。他假心假意地对

我说：“你眼力不够，走路不便，回家里去做吧。我可以派人给你送泥收货。”但结果怎样呢？我一天辛辛苦苦做了一百多个窑盅，收入仅有一角二分钱。贪得无厌的老板却以“送泥收货”为借口，从中刮去三分之一的工钱。这还不算，就连仅剩下的一点点微薄工钱也常常加以克扣，不让我取回。老板的心肠真是比河豚鱼还毒，比墨鱼肠还黑啊！

一次，老板借口货卖不出去，一连十几天都不发工钱。我没有米下锅。妈妈又病倒在床，我只好扶着拐棍，一颠一跛地摸索到老板家。老板见我讨工钱，便板起脸孔破口大骂：“没工钱发！快给我滚！”接着，命令狗腿子把我推出了门。

难道他真的没有钱发工资吗？不！他把我们工人的工钱拿去炒卖黄金外币和放高利贷去了。我越想越气，又爬上台阶，拚命地叩门。门突然开了，但出来的不是人，而是一条凶恶的看家狗。它向我狂吠了一阵，扑过来想咬我。我十分愤恨，于是抡起拐棍，朝着恶狗猛力一棍。恶狗狂叫一声，赶忙龟缩回去。

从此，老板对我更是百般刁难。但是我并没有屈服！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没日没夜地熬呀！熬呀！后来，连眼睛也熬得完全失明了。

是谁害死我的丈夫？是谁把我的三女儿打得血肉

模糊？又是谁使我的四女儿、小儿子流离失散？是地主、资本家！是吃人的旧社会！是万恶的剥削制度！如今，他们又把我逼害到双目失明！这血海深仇我永远忘不了！我一定要报仇！

山有顶，海有边，黑夜总会有尽头。当时，石湾工人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罢工浪潮。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但陶工们反抗斗争的呼声，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真想冲出门口参加这一战斗的行列。有时，一些工友到我家串门，向我讲述斗争的经过。我如饥似渴地听着。我心情激动，我的心与大伙紧紧地连在一起。老板把我们工人赶到绝路。只有斗争，才有出路啊！我日思夜想，盼望有一天，能把这黑暗的旧社会砸个稀巴烂，我们劳苦人民有个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样的一天是会到来的，也终于到来了！

大地回春 幸福晚年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九年十月，全国解放了！

东风吹散了乌云，太阳照亮了人间。石湾镇全变了样。真是：

砸碎锁链当了家，

老树逢春发新芽。
党的阳光照大地，
千年陶都开鲜花。

我这个双目失明的女陶工，旧社会的“地底泥”，如今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工作生活各方面，组织十分照顾我；不久，便让我第一批退休，幸福地安度晚年。厂的领导和同志们常常到我家问寒问暖。小学生经常到我家给我挑水扫地。退休回家后，大伙还选举我当街道委员会委员呢。

旧社会，我饱尝了人间咸酸苦辣；今天，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日子就象“芝麻开花节节高，脚踏扶梯步步升”，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翻身乐，喜事一桩桩。一九六六年，组织上替我寻回了当年送了给人的小儿子志成。为了照顾我，又协助我儿子、儿媳和孙子从博罗迁来石湾和我住在一起。

一九七二年秋天一个上午，厂领导领着一位女同志来到我家，兴冲冲地朝我说道：

“罗金同志，有人来探你了，你猜是谁？”

紧接着，一声激动的叫喊：“妈妈！”那人一下扑到我身上，紧紧地搂着我。

我的心跳得厉害，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你……”

你是谁……？”

“我是你的四女儿自甜呐！”

“自甜？是我离散了三十年的四女儿自甜？”我象做梦一般，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急忙抱着她的头抚摩着，一下子，碰到她额上的一块伤疤。

“呵！真是我的女儿，是我的自甜啊！”

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脑海里又重新浮现解放前那一桩桩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只有在新社会，才有咱骨肉团圆的今天！

同志们都为我高兴。好几天，家里被挤得满满的。工厂和街坊的领导同志、工友、邻居都纷纷前来向我贺喜，连学校的红小兵都闻讯赶来，大家与我一道共同分享一份喜悦。我打心眼里感谢救星共产党，感谢恩人毛主席！

我想，今天的日子赛蜜甜，可不能忘记过去猪胆般的苦日子啊！为了教育下一代，我经常到工厂、机关、部队、学校讲家史，用我的亲身经历来歌颂社会主义制度无限好，批判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要是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让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重新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那我们不就要重入虎口，再陷火坑吗？我们决不能答应！如今，我虽然是六十八岁、双目失明的

人了，但也要积极参加到这场伟大的批林批孔斗争中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

（佛山市文化局、石湾镇革委会、广东师院
中文系73届工农兵学员编写组整理）

苦 难 的 童 年

番禺县鱼涌头公社东方大队贫农 钟 材

我今年五十多岁，在旧社会捱过了二十七、八个年头。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也尝够了人间的咸酸苦辣，饱受了地主恶霸的压榨欺凌。条条伤痕永远铭刻在身上，深仇大恨牢记心头！当县里举办阶级教育展览会时，我积极参加了展览会的工作。来参观展览会的学生请我讲解放前的苦难家史，我欣然答应了。我说：小朋友，你们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在太幸福了！你们要知道，这完全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恩情，是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得来的。你们在新社会里生，在新社会里长，是很难想象老一辈的人在旧社会里的遭遇是多么悲惨。就以我自己来说，当年象你们这样年纪的时候，多少悲惨的事情都集中在我身上。那时候，我正挣扎在死亡线上……



生离死别 家散人亡

我小时候，家中本来有阿爹、阿妈、一个姐姐、三个哥哥，全家共七口人。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可恨的地主恶霸，却害得我家散人亡！

那时候，我们家里田无一块，地无一丘。阿爹求地主给一点田地来耕种，可恨的狗地主嫌我们家太穷，可榨取的油水不多，竟然拒绝了。无奈何，阿爹阿妈只好替地主打散工。家中人口多，收入菲薄，日子过得实在艰难。爹娘终年劳累，拚命干活，捱生捱死，过的是“糠菜吃不饱，稀粥无两餐”，“白天捱饿，冬天受冻”的悲惨生活。

有一年，年景不好，物价飞涨。有钱人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们穷人家日子就更加难过，度日如年。我们家中几天都没有一粒米下锅，灶里烧不起一线炊烟。姐姐和三哥饿得发慌了，跑到外面捡垃圾、挖野菜吃，结果不幸病了，满身肿胀。当时，食都没有办法解决，哪里又有钱来医病呢？家中值钱能变卖的东西都没有两件。就这样，他们拖了几个月，病情越来越沉重，终于活活地“沤”死了！

姐姐、三哥不幸死去，阿妈十分伤心，阿爹是个

硬汉，也不禁流下两行眼泪。可是，眼泪又怎能解决家里的生活困难呢？为了生活，我二哥和四哥被迫离乡别井，到外地逃荒。

哥哥临走的时候，对爹娘说：“爹，妈，我们去了，不要挂我们吧！有朝一日我们如果能挣到一点钱，就立刻带回来给你们。”

阿妈听了哥哥的话，心里万分难过。她舍不得哥哥外出逃荒，搂着哥哥不放。阿爹坐在旁边叹气。那有做父母舍得抛弃自己的骨肉呢？这是吃人的旧社会将我们穷人赶到这样的地步呀！阿爹心情沉重地说：

“阿仔，困死不如放生，你们走吧，在外面也许能找到一线生机。你们出去要记住，我们穷人要有骨气，就算饿死，也不要向地主狗豺狼低声下气呀！”妈妈接着说：“阿仔，再看你妈一眼吧，你们日后回来时恐怕见不到阿妈了！”

就这样，两个哥哥离开我们远走他乡找寻生路去了。阿妈站在家门口，一直望着哥哥的背影消失在远处，才依依不舍地返入屋里。

哥哥走后，阿爹不久也到外面打散工，希望能挣些钱回来养家。阿爹临走前抚摩着我的头说：“阿材，几兄弟现在就剩下你一人在家了，你要好好照顾你阿妈！”我认真地答应说：“阿爹，我记住了，你

安心走吧！”

阿妈老挂念着往外地逃荒的两个哥哥，整天盼望着他们能有一个讯息寄回来，可是眼睛都望穿了，却一直音讯全无。孩子养到十多岁了，被万恶的旧社会逼到死的死，散的散，阿妈又怎能不伤心呢！阿妈哭到眼睛都肿了，声音都沙哑了；又加上家中生活无着，经常断炊，终于忧郁成病，倒在床上。那时候，阿爹又不在家，只我一个人陪在阿妈身旁。那时我才十二岁，可又有什么办法找到钱来给妈妈医病呢！

有一次，我跑到狗地主家门，想乞碗剩饭回来给阿妈吃。可是那可恨的地主竟然赶出一条恶狗来咬人。我只好拿着那个空钵头回家。我真是恨透了这些吃人的地主！

日过一日，阿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她十分辛苦，不停地在呻吟。我焦急万分，哪里有钱抓一服药给妈妈治病？突然，阿妈叫我站到床边，声音微弱地说：“阿材，你妈病到这个样子，恐怕不行了。你十二岁了，可是未读过一天书，未吃过一顿饱饭，未穿过一件好衣裳，这不是妈不疼你，也不是爹妈不勤劳啊，而是万恶的社会吸尽我们的血……你要跟着阿爹活下去，望你有朝有个——出——头——之日！”妈妈吃力地说了这番话，张开那双无神的眼睛贪婪地望

着我，望着我，口颤颤地断气了！

飞来横祸 父亲遭殃

阿妈死后，我家就只剩下阿爹和我两个人相依为命。阿爹到哪里打工干活，都把我带在身边。

别说我们家乡地处珠江三角洲，是个所谓“鱼米之乡”，但在那时，对于我们穷人来说，却是苦难的深渊，哪有我们穷人立足之地。地主恶霸重重压迫剥削，土匪强盗遍设关卡，勒索“买路钱”，征收这个捐，那个税。谷糠都要榨出油。我们在家实在无法活下去。

有一次，阿爹打听到一处叫做急流的地方有人雇请散工收获甘蔗。阿爹对我说：“阿材，走吧，跟人斩蔗也许能挣到一碗饭吃。”我听说有饭吃，十分高兴，立刻跟着阿爹动身前往急流。怎知道，此行竟然碰到天上飞来的横祸！

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前面是地主恶霸豆皮胜的甘蔗地。提起地主恶霸豆皮胜，我们穷人无不咬牙切齿！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强占民田，霸人房屋，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敲榨剥削。后来他又勾结了番禺县著名的大土匪大汉奸李朗鸡（原名李辅群），成为李

朗鸡的爪牙死党。真是坏事作尽！

突然，在甘蔗地那边豆皮胜设立的关卡响起了一阵吆喝声：“站住！哪里来的贼仔，竟胆敢偷了老子的甘蔗。”紧接着，豆皮胜的打手麦来等人如狼似虎地冲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把我阿爹按住了。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端诬蔑我阿爹偷了他的甘蔗，真是岂有此理。

我们根本没动过他半根甘蔗。阿爹向他们据理力争说：“我人虽穷，但穷得有骨气，谁偷你们的甘蔗。你们有什么证据？不能冤枉好人啊！”可恨这个黑暗的世道，根本就不讲理。这一伙狼心狗肺的强盗根本不听我阿爹的分辩，不由分说地用一根粗麻绳将我阿爹五花大绑，前拉后推地押解到附近农村游行示众。那班豺狼拿着手臂般粗的青竹，一边走一边打，一直打到我阿爹遍体鳞伤，鲜血直流。

我看到阿爹无辜被打成这个样子，气愤极了。我几次冲上去，扶住父亲，求他们不要打我爹。我说：

“我们根本没有偷你们的甘蔗，你们不能无端冤枉好人呀！你们究竟讲理不讲理啊？！”可是，那个地主恶霸当道、穷人受压的旧社会里又那里会讲理的呢！可恨麦来这个狗腿子连我这个小孩子都不放过，一扬脚就把我踢落到田中。我为了救父亲，不顾伤疼，爬起

来又追上去。

父亲回过头来看见我面上流血，更加伤心了。他大声对我说：“阿材，不要理阿爹了，这是不让我们穷人讲理的世界！你快走开吧，那帮畜生没有人性。你不走，连你都会被打死的呀！”但是，我又怎能舍下阿爹走开呢？我不顾那帮狗豺狼打和骂，拚死跟着阿爹。

我爹爹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长年劳累，年老体弱，怎能经得起这班狗豺狼的毒打呢？他们将我阿爹一直押到一个叫做大河尾的地方时，阿爹再也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上。麦来在我阿爹身上踢了一脚，说：“老家伙死了。”于是招呼其他爪牙扬长地向主子报功去了。我伏在阿爹身上大声呼喊，但是阿爹一直昏迷不醒。路上行人见到我父子两人被无辜地毒打成这个样子，都十分愤慨地说：“把人家无辜打成这个样子，实在太狠心。这是什么世界呀！”

天下穷人帮穷人。经过一些贫苦的农民兄弟的抢救，爹爹苏醒过来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偷豆皮胜的甘蔗呀，他欺人太甚，我死也要找豆皮胜算账去！”阿爹歇了一下，又对我说：“阿材，不要管我了，你快离开这里，自寻生路去吧！你长大成人，要记住这笔血海深仇，一定要报仇啊！”说完，阿爹

挣扎着爬起来，要去找豆皮胜算账。可是，因为伤势太重，摇摇晃晃走了几步，又倒了下去。最后，阿爹断断续续地说：“我死不瞑目啊！……阿材，要——报——仇——啊！”就这样，我爹活活地被恶霸地主豆皮胜一伙无辜打死了。

是谁弄到我们家散人亡呢？那是吃人不吐骨的万恶旧社会啊！是那些如狼似虎的反动统治阶级！那时候，我年纪虽然还小，还无法认识其中的道理。但是，大量无情的现实，却使我开始懂得了：有那些吃人的恶魔在，我们穷人就要遭殃！我恨透他们！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坎上！

不幸孤儿 险些丧命

财主人家，十几岁的狗崽子，还要人背他上学，喂他吃饭。可是吃人的旧社会，竟然逼得我家破人亡，剩下我一个人，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因为年纪小，想找点活干，又没有人雇请，只好捧着一个钵头，白天乞食，晚上蜷缩在村旁的禾秆堆里睡觉。遇到两造收割，就去替人家拾禾串，靠施舍一碗饭食。就这样，整整流浪了四年。后来，在阶级兄弟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工作，在鱼涡头糖厂打

工，管理甘蔗。

糖厂的老板也是一个吸血鬼，对工人的敲榨剥削的手段十分利害。大家整天干活，也无法挣得一饱。我这个十六岁的孩子，每天都要做大人的活，从大清早干到入夜，不是入泥便是扛蔗，做到腰酸骨痛，也得不到温饱。夏天，我躺在田边或商店门口睡觉，蚊虫把我周身咬到全是红星星点。冬天，就只好蜷缩在河涌边的禾秆堆里。刺骨的北风，冷得我缩作一团。

有一个晚上，鱼涡头街上一间地主开的杂货商店失窃了。土豪黄文仔带着四个打手到处搜查。他们在禾秆堆里发现了我，便把我从梦中拉了出来，不问情由，不由分说，用枪杆向我的脑袋连打了几下，把我从梦中惊醒。他们一口咬定：“烂身烂世，头发长长，三更半夜躲在禾秆堆，不是贼仔是什么？不用问，准是他偷东西的了。”我睡眠惺忪，一时还弄不清楚他们的来由，心想：难道睡在禾秆堆都犯罪的吗？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贼，是给糖厂做工的，日日都在田间管理甘蔗，晚晚都在这里睡觉，难道这说是贼吗？！”

黄文仔说我“不老实”，命令他的打手将我拉回他们的巢穴——一间炮楼里去。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豺狼，向我围过来，拿起木棍皮鞭，当头当脑又是乱打

一顿。他们边打边逼我承认偷东西。我因为没有偷，死也不肯承认。他们见我不肯屈服，接着又一顿毒打。就这样将我整整打了一夜。

第二天，黄文仔见我依然不肯承认，老羞成怒，命令打手把我绑起来，押到糖厂附近的小桥头，吊起来“示众”，并用棍子打我，把我全身打得又红又肿，鲜血从口里鼻里直流出来。最后，被打得昏迷了过去……

我躺倒在桥头两天，痛得不能动弹。想喝一口水也没有办法。伤口化脓流水，痛苦万分。我愤恨极了。这时我想起了爹娘惨死的情景，耳朵响起了他们临终前的嘱咐：“阿材，这笔血海深仇一定要清算啊！”正因为这样，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我要报仇，要雪恨！有朝一日我们穷人真有出头那一天，就要他们偿还血债！

仇恨的火花越烧越旺。我忍着剧痛，挣扎着爬起来；但因伤势太重，又倒了下去。后来，得到了一些阶级兄弟的帮助，他们偷偷地给我喂些食物，还用草药给我敷伤口。就这样，我被打得躺在桥头整整熬了十一个昼夜，才勉强地爬起来，但左脚已经被打跛，耳朵也被打聋了。

为了报仇雪恨，我咬紧牙关，忍受着各种困难，

尝透各种咸酸苦辣。我白天拄着拐杖，到外面搵食，晚上在村边破庙里过夜。整整过了一年，体力才稍为恢复一些。以后，我又到外面打长工去。我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太阳出来了！苦难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一九四九年十月，大恩人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把我们穷苦人民从苦难的深渊里救出来，带领我们斗倒了地主阶级，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法办了。从此，我们当了家，作了主人。

解放二十多年来，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和广大贫下中农一样，不但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翻了身。现在，大伙选我当贫农组长，大队革委会的委员。旧社会的日子，比猪胆还要苦。今天的生活，却好比是“人上楼梯步步高，十月甘蔗节节甜”。这些幸福的日子，完全是大恩人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啊！我经常鞭策着自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决不能忘本。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把革命进行到底！

然而，大叛徒卖国贼林彪，竟然恶毒地咒骂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不如解放前，胡说什么“农民缺吃少穿”，要搞他的所谓“国富民强”。我十分懂得，解放

前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现在一想起就怒火直升。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林彪这样狂呼乱叫，拚命鼓吹“克己复礼”，完全是为了掩盖其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决不能让他的复辟阴谋得逞，决不能让历史的车轮倒转，决不能让吃人的悲剧重演！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林批孔，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番禺县委通讯报道组整理 陈秉钧插图）